

明慧週報

善言破迷霧 真相是希望 武汉版 | 第779期 | 2025年1月11日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 <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 <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善待婆婆

【明慧网】我是二零零三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因为在家里最小，得到父母的宠爱多一些，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争强好胜、从不吃亏的性格，觉得自己行，沾沾自喜。

幸亏结婚之前我已经修炼了大法，不然的话，真不知和丈夫及婆家人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婆婆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最小。哥哥嫂嫂成家后早已分家，我们就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公公是个酒罐子，弱不禁风，二零零八年就病逝了。婆婆因为跟其他儿媳关系不和，经常吵架，砸锅摔碗，很早眼睛就气瞎了。他们家是一贫如洗。

结婚那天，二嫂看见我的陪嫁比她的好一点，就回家跟二哥干仗。那些嫁妆是我自己买的呀！丈夫去请他们吃饭时，因为劝架被打。大嫂也是个性极强的女人，早些年还和大哥各吃各自做的饭，要离婚。这些人就这架势，他们对老人的态度与付出可想而知。

婆婆也是个性强、从不低头认输的人，用丈夫的话形容：“年轻时也是个能把钉子都咬断的人。”婆婆身体有多种疾病，类风湿关节炎、支气管炎、胆囊炎、糖尿病等等，特别是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使她经常痛的整夜睡不着，手脚严重弯曲变形，无法正常吃饭行走，一直就是个药篓子。

我时常提醒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时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同修的交流文章播放给她听。慢慢的，婆婆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有心性上的摩擦，但我想自己是修炼人，很快就放下了，我俩几乎没闹过什么矛盾。



有一次，婆婆生病呻吟了好几天，不吃不喝，我们都以为她挺不了几天了，把亲戚都通知到了。结果婆婆冒了一身大汗之后，又缓过来了。邻居看见我儿子给婆婆念《转法轮》，我在婆婆房间炼功，就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念念书就好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亲戚、邻居都对婆婆说：“你遇到这样的儿媳媳妇，真是福气。”是啊，我要是没修炼大法的话，我也做不到这样。两个嫂子从来就没关心过婆婆，没给她洗过一次澡，没洗过一次衣服。

随着年龄的增长，婆婆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原来还可以摸着出来吃饭，后来就走不了了，只能坐在床边吃，到最后还需要人喂。脑子也不怎么好使了，经常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我经常跟婆婆说：“你弄脏了就喊一声，换洗一下就行了。”可婆婆性格好强从来不说。

我儿子说：“奶奶好臭哦！”我就跟儿子说：“奶奶臭不是奶奶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给奶奶洗干净。”从此以后儿子再不嫌弃奶奶臭了。我时常叫他给奶奶端饭、打洗脚水，他一口一个“奶奶，奶奶”的喊着，和奶奶聊天，我看到也感到很欣慰。我们这样对待老人，对我儿子也是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时常跟儿子说：“在家里，奶奶就是老大，爸爸都得听奶奶的。你最小，没有特殊。”我儿子也善良孝顺。

对于婆婆来说，能够有一个儿孙绕膝的晚年是幸福的。象她那样的身体，能够活到八十三岁也是奇迹。亲戚、邻居都说：“你要不是遇到这个儿媳，可能骨头早就敲鼓了。”当然这也有我丈夫和儿子的功劳。以前婆婆是村卫生院的常客，村医都很了解她。有一次，我丈夫去给婆婆买药，村医感到很惊讶：“这个人都还在啊！”

婆婆在离世前的半个月就吩咐我：“我过几天要走了，你把扬扬（我儿子）带好。”我们这里有个习俗，能够给老人送终是一个很好的事，老人愿意在自己觉得亲近的人跟前离世。在婆婆几天没吃没喝的弥留之际，只剩下那么一丝丝的气息。家人知道她这次真的不行了，姐姐、丈夫他们一直守着她，等她落下最后一口气没等着。他们刚刚离开，就在我下班回去后的一瞬间，婆婆安然地停止了呼吸。

婆婆一生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她能够在晚年听到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是极其幸福的，她的归宿也是很好的。在离世的前几天，婆婆都没有忘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自己还加了一句：“师父好！”

给婆婆安葬的一切费用都是我们家出的，没要婆婆其他子女一分钱，圆满地办完了婆婆的葬礼。

是大法从新塑造了我，我要是没有修炼大法，可能也是随波逐流，对老人象踢皮球一样，嫌弃厌恶，更何况是一个完全残废、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武汉78岁老太高碧珍遭绑架已三个月仍无音讯

【明慧网】湖北省武汉市 78 岁的法轮功学员高碧珍老人于二零二四年十月九日被珞珈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至今下落不明。

高碧珍老人家住武汉市武昌区小东门紫砂路，她在退休之前是一名中医生，但却治不了自己的病。一九九六年，高碧珍和两个女儿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她一身的疑难杂症都不翼而飞，达到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高碧珍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长期遭到武昌区“610”、中南派出所、东民主路社区居委会等中共人员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她曾二次被劫持到武汉何湾劳教所非法劳教，六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多次被劫持到武汉市女子看守所、戒毒中心非法关押，遭受了各类非人的侮辱及虐待。

高碧珍老人遭中共迫害事实简述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高碧珍和两个女儿一起到北京信访局上访，为法轮功鸣冤。刚到府右街的一个保卫处门口就被推上警车，送到北京丰台武汉驻京办事处。后被押回武汉，被非法关押在中南派出所。后被劫持到武昌青菱乡红霞村的洗脑班迫害。当时这个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吊、铐、殴打、洗脑等肉体和精神折磨。高碧珍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被一脚镣铐在一起，上厕所、洗澡都得一起去，行动极不便，脚都铐破了。期间她因摘掉污蔑大法的标语遭到吊铐的严刑折磨，并因此被押到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见《武昌“法轮功转化学习班”见闻录》《武昌区青菱“转化班”的罪恶必须曝光》）

二零零一年，高碧珍被劫持到武汉何湾劳教所非法劳教。（见《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纪实（三）》）



二零零二年大年初五，高碧珍再次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被非法押回武汉关押。这一年，高碧珍又被劫持到武汉何湾劳教所非法劳教。

（见《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纪实（三）》）

二零零五年三月底，高碧珍正在南京照顾生病的大女儿，武昌区中南派出所伙同小东门民主路居委会以办理退休人员有关事宜为名将她骗回武汉。高碧珍一到居委会，就被中南派出所警察邓定凯铐上双手，强行拖上车，劫持到武昌杨园洗脑班，迫害了四十八天。（见《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纪实（三）》）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晚上九点多，中南派出所警察邓定凯指使一帮人在高碧珍家附近蹲坑，在高碧珍外出回家时，一拥而上将她绑架，再次将她劫持到杨园洗脑班，关押迫害了三个月二十一天。因坚决不配合邪恶洗脑，就在她离开洗脑班之前，邪恶在她的饭中下了不明药物，高碧珍于十一月五日回家后，两条大腿、小腿、双脚一天比一天疼痛，最后严重到行走困难，稍一不小心就摔跤。这奇怪的疼痛让她想起，洗脑班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高顺勤和已经去世的许家梅，她们也是因被下毒而导致这样的腿脚疼痛。（见《武汉市武昌区

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纪实（三）》）

在被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非法关押的日子里，高碧珍还被传染上疥疮，浑身、满脸都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奇痒难耐，抓破后流血流脓，衣服粘在皮肤上，腥臭难闻。特别是还要被强迫劳动，拆棉纱、纱絮，灰尘粘在身上非常难受，洗澡脱衣服时要一点点剥拉下来，结痂一次次长好又一次次被拉得血肉模糊。寒冷的冬天，武汉的室内有时比室外还冷，没有热水洗澡，高碧珍等法轮功学员长期被迫用冰冷的水洗澡。

从二零一九年十月开始，警察邓定凯指使一帮人隔三差五到高碧珍家来敲门，有时打电话给她老伴，有时在路上拦截，等等，实施各种骚扰。高碧珍无奈一度被迫离家，在外漂泊了几个月。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晚十点多钟，高碧珍与另一女学员在武汉硚口区古田一带讲真相时，被联防队人员绑架到古田路派出所，后被劫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五天。

高碧珍是年过七旬的老人，由于坚持修炼真善忍，做好人，长期受到迫害。她的老伴和两个女儿也在恐惧中度日。本来大女儿二零零二年考取了江苏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十月份，大女儿来到军事院校学习。学校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击、批判，加上妈妈时常被抓，她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导致精神失常，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那时她刚刚 20 岁。由于医药费昂贵，家里为她治疗花去了好几十万，80 多岁的父亲还在工作。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把她接回来住一段时间。她发病时乱摔东西，打人、伤人。老两口奈不过她，用铁链将她锁起来。看着如花似玉的女儿那呆滞的目光，老俩口的心都碎了。小女儿则被迫离开家庭外出谋生，现流落在异国他乡。◇